

千年 遗藏

QIANNIANYIZANG

挑战你的智力水平和生理极限！

谢 烟◎著

文化悬疑、知识推理与智慧惊悚的完美合体，开辟2010悬疑小说新纪元！

我们在探索别人秘密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被别人探索着……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挑战你的智力水平和生理极限！

千年 遗藏

QIANNIANYIZANG

谢烟◎著

文化悬疑、知识推理与智慧惊悚的完美合体，开辟2010悬疑小说新纪元！
我们在探索别人秘密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被别人探索着……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年遗藏/谢烟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10.5

ISBN 978-7-80240-578-3

I. ①千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5035 号

书 名	千年遗藏
著 者	谢 烟
责任编辑	范 钧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—65060478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7
字 数	277 千字
版 次	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6.80 元

谢烟，本名赵绍武。1978年生于江苏连云港，自由撰稿人。其作品融纯文学的典雅以及故事的奇诡惊悚于一炉。令读者每每在惊心动魄间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序幕 好快的刀 / 001

1 江湖奇人 / 003

2 对弈 / 005

3 神秘将军崖 / 008

4 卜卦 / 015

目录

5 小园惊魂 / 021

6 他们不像驴友 / 025

7 千年宿债 / 030

8 一根手指 / 033

9 云台遗秘 / 039

10 诛仙 / 045

11 寂寞白狐 / 057

12 苏红的男人 / 061

13 黑市拳王 / 065

14 盖马 / 073

15 待它成尘时 你将见我的微笑 / 079

16 迪斯马森 / 085

17 青龙噬主 / 0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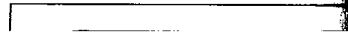
18 人生苦短 请跟我来 / 098

19 原来是她 / 100

20 疏影清风的谎言 / 104

千年遗藏

QIANNIANYIZANG



序幕 好快的刀

夜晚的山里，静谧极了。她，就在这静谧里行走，不发出一点声音。月光把黑沉沉的树影投在山崖上，风一吹，那些树影仿佛活了，张牙舞爪要从崖壁上扑下来。

在她面前，是无边无际的黑暗。一片接一片的坟茔堆就连绵在黑暗里。她走进那片黑暗，不发出一点声音。几点绿火从荒草间浮起，在她后面跟着，摇摇曳曳，宛若惨碧的流星。她发觉了，站住不动。这时候，她仿佛成了一棵树，风一吹，她也身影婆婆的在崖上飞舞。她想，如果有来世，她愿意做一棵树。愿意化作绿意盎然的生命，一生就在风雨里招摇。

萤火飘走了，她也继续向前走。穿过坟地，面前现出一片槐林。老槐树高大极了，棵棵都可以环抱。繁茂的枝桠在夜风里沙沙地响。就像是情人的低语。她微微皱眉，她好像真的听到人在说话。她稍做考虑，再次停下脚步，她决定向东走，绕过这片槐林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像是凭空升起一轮旭日，黑压压的槐树林突然间亮如白昼。她看见一条巨大的青龙，张牙舞爪从林梢间骤然飞起！她的眼在瞬间被刺痛了。她不敢相信这一幕，拼命地睁大眼睛。

不，不是龙！那只是一柄耀如闪电、形体如龙的长刀。刺目的刀光划过天地，紧接着，一个黑黝黝的东西从槐树林里飞出来。她抬头仰望，一下子呆住了。那是一颗正在飞翔的人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，心中竟不十分恐惧。因为，月光下的人头，完全没有身首异处后的扭曲与狰狞。它淡然地张开眼，悠悠飞落到她脚边。它神色平静地向她凝视，似乎想对她说些什么。

她终于想起要转身逃走，她知道，自己遭遇了不该遭遇的事。穿过身后这片坟茔堆，有条小路是通往县城的。她生平从未有现在这样，对一个城市产生渴望。她现在需要被喧嚣的市声包围。只有逃到嘈杂扰攘的大街上，她才能获得安全感。

她奋力疾奔，有几次险些被那些坟堆绊倒。她的脑海在跌跌撞撞中开始混乱起来。刚才的一切宛如影像，一幕一幕不断在脑海中显现。她的头脑乱极了，她竟忆起了古龙的小说。那真是一篇诡异的小说：一位以快刀闻名江湖的豪客，当他遇上另一把更快的刀时，未及出手，人头却早已被对方一刀砍飞。而他的头颅高高飞起时，犹自能在半空里称赞对手道：“好快的刀！”

现在，她也遭遇了一颗飞起的人头。它看起来好像想对自己说些什么。可是，它终究无法像古龙小说里那样开口说话了。她的头脑越来越乱，只有拼命的逃跑，眼看就要跑出坟地，跑到通往城市的小路上。然而，她的希望最终破灭了。

男人，突兀得就像是从坟堆里冒出来，她一下子撞在他身上。这是一个恍若幽灵的男人。她再也无法保持镇定。她的心脏骤然缩紧，尖叫了一声，便脸色煞白地跌坐在地上。月光明亮，她看得很清楚。这个男人的头！这个男人的头！正是刚才刀光一闪后，从老槐林里高高飞起，跌落到她脚边的那一颗！

人头已经落地，难道还能再飞起来，生长到面前男人的脖子上去吗？她要崩溃了。

男人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充满怜惜地望着她，好似能看透她心中一切所想。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脖颈，神色平静地对她说：“好快的刀。”

1 江湖奇人

火车快到小城了，夜色依然很浓。硬座车厢里现在只剩下两个人。渐渐地，窗外有了灯火。一些简陋的石屋瓦屋出现在视野里，墙身带着内容各异的红蓝字广告，越来越多——就要到站了，顾惜朝眉头锁起。接近城市的感觉让他有些抑郁。

“对了，那个年轻人，他这时在想些什么？他也到站了吗？”一向淡定的顾惜朝忍不住收回目光，向邻座的身影瞥去。那真是个奇怪的青年。他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不知为什么，却总给人一种白衣如雪的感觉。三天以来，他竟不说一句话。总是那么神色淡然的看着窗外。

火车缓缓进站，那个奇怪的青年显然是要下车了。他站起身挎好旅行包，径直向车门走来。他的目光从顾惜朝脸上一掠而过，清冽得仿佛秋水。

“他看起来如此柔弱，只怕是很少出门吧？”顾惜朝暗暗地想。

小站月台，在初冬的清冷里固守着一片宁静。微风吹过，廖廖有几个身影，显得那样瑟缩。顾惜朝信步走下石阶，青年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出站要经过一段地下通道，等顾惜朝走进来时，通道里早已空无一人。他的脚步声幽幽地传出很远。

在壁灯朦胧的光晕下，顾惜朝忽然停下脚步。吸引他目光的是地道拐角处的一幅巨型广告牌。那是一幅色彩艳丽的热水器广告。美女侧身沐浴，在著名

热水器的冲洗下，她白嫩的肩背和大腿，显得越发迷人。

“先生，您看了好久呢。”女声清亮得像一串风铃。顾惜朝转过身来，背后不知何时站着一个年轻女人。二十几岁年纪，穿深色乘务制服。女人甜甜地瞧着他，空气顿时明亮起来。

“请问您是顾先生吗？我等您好久了。”

“是我。”顾惜朝礼貌地微笑点头。

“顾先生一路辛苦，这边请。”女人优雅地伸手示意。

“谢谢，我只想一个人走走，告诉你们老板，我会很快完成任务的。”顾惜朝淡淡地说道。

女人好像并不介意对方的冷淡。她递过一张名片。微笑道：“好的，顾先生，有什么需要请随时和我联系，我们会尽一切能力配合您。”说完，她甜甜一笑，转身走向检票口。

出了铁栅门，一个身材壮硕的大汉立即迎上来。粗声粗气地问道：“枫姐，事办得咋样了？”

女人摇摇头，随手脱去制服扔给他，敛去微笑的面庞变得凌厉起来：“阿保，等他出来以后，你和阿锋远远跟着。记住！顾先生是江湖奇人，无论他做什么，都不要惊讶，也不用去帮忙。你们要做的，只是暗中保护他的安全，我不希望他受到任何无谓的干扰！”说完，女人侧身坐进路边的一辆银色宝马里，片刻之后扬长而去。

“江湖奇人？……”名叫阿保的壮汉似懂非懂的咕哝着。

走道里，顾惜朝的目光仍然被那块广告牌所吸引——待它成尘时，你将见我的微笑。

望着不知是谁留下的这行小字，顾惜朝深深地叹息着。

2 对弈

小城向南过镇海路有一片老房。它们高矮无序地分布在一个蔬菜市场的周围。菜场每天开门很早，勤劳的菜农们半夜就会起床，他们把自家种的各种瓜果蔬菜拉到菜场里卖。年复一年，伴着市声扰攘，老房和菜场都在岁月的更迭里越见苍老了。

给菜场看门的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小老头，每天起床后，老头照例要在菜场里活动两圈，然后把门打开。等候多时的菜农，这时争相用三轮车把自家的菜拉进来。因为石子路不平，三轮车每每会颠些菜下来。如果不是很多，他们也并不急着去拾。这时老头就会慢慢弯腰去拣一些，老头每次并不贪多。估摸着够吃一顿就罢手。

菜农们看到了，都会笑着嚷嚷：“‘一个将’大爷，今天的青菜嫩生着咧，您老多拣点煮汤喝。”老头晃晃脑袋说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笑呵呵拎菜进屋。不大工夫，他又从门口的小屋里，陆续端出几个矮凳，一盘牛角象棋，最后是一张经纬纵横，画着“楚河汉界”的小棋桌。

老头姓马，原本都称马大爷，“一个将”的外号是从象棋里得来的。老头喜欢下棋，水平虽不高，棋瘾却不小。他下象棋每逢“将军”时，总要用带着山东腔的普通话高声念叨：“一个将，一个将！”久而久之，“一个将”就成了老头的绰号。

每天摆好棋盘棋子，老头会不紧不慢点上一袋旱烟，然后把腰一塌，悠哉

游哉的抽起来。用不了多久，菜农们把各种蔬菜瓜果在水泥台上摆好，就会聚拢过来。与围棋不同，象棋自古就是雅俗共赏的艺术。上至王侯将相，下到引车贩浆之流大都能会上几手。

菜场的菜农们多半都会下棋。即便技艺不精，怯于上场的，也能围在周围指指点点。在这里，哪怕最臭的棋篓子都敢给别人支招。有些人教完红棋走一步，立马又去教黑棋怎样应付。当局者简直成了傀儡。很多时候，下棋的两人没怎样，旁观者在一起倒是争个脸红脖子粗的。好在菜农们还算纯朴，不至于为棋打架。大家围在一起，七嘴八舌。图得就是个热闹。

和往常一样，老头今天照例码好棋子。一袋旱烟刚抽了大半，便有穿灰鞋白袜的一双脚出现在他眼前了。

脚的主人是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男子。米色茄克，白衬衫，水磨蓝的牛仔褲。站在那里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脱俗的味道。男子冲他微笑：“老人家，下棋吗？”老头愣了愣神，有些诧异地打量这个操南方口音的陌生人。

大菜场的棋摊很热闹，但也是分时间段的。这时候只有起早的菜农才会来杀上两盘。正常工作的人肯定要等到天光大亮才来过把瘾。

“老人家，下棋吗？”男子再次向他微笑。“哦，下！当然要下！小老弟请坐。”老头回过神来，忙用烟锅指指对面的小凳。眼尖的菜农这时很多已经围拢过来。他们对这个天没亮就来下棋的外地人很是好奇。

“老人家，您先请。”“不，小老弟，还是你先来。”老头和男子摆好棋，隔着一张小木桌礼貌地相互客气着。最终还是老头拿红棋先走了。棋局很快进行了三盘。中年男子落子如飞，每一步棋都不假思索。老头每局从开盘就落入下风，车马炮三对大子没有一个能过“楚河”，更别谈念叨“一个将”了。

老头很爽快，连输三盘后，第四盘没走完。看到形势又不妙，便直接把棋一推不下了。他佩服地挑起大拇指说道：“小老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棋走得硬是厉害。”

“我叫顾惜朝。”男子客气地微笑。

“让我来试试！”见老头输得挺惨，旁观者陡然生出一股同仇敌忾的心理。一个自忖水平比老头要高的菜农下场了，可不大一会儿，他也连输了三盘。紧接着又上场几个，结果纷纷败阵。这时候，大家终于领略到这个南方人的厉害，一时没人再敢出战了。

顾惜朝等了许久，不见有人再下场，目光又转向身边的老头，微笑问道：“老人家，要不，咱俩再下几盘？”

老头连连摆手：“小老弟，我是不行了，下棋讲究棋逢对手才有意思。”

“要不这样吧，”老头顿了顿，放下烟袋干咳了两声，“小老弟，你出了菜场一直走，过红绿灯往右拐，那里有一家市民棋社，本地真正的高手都在那儿下棋。小老弟，你可以去和他们较量较量。别看我们小城地儿小，说起象棋那在全国却都是很拔尖的，要能胜了棋社那帮人，你的棋在整个北方差不多都能横着走了。”

“不过，棋社的人下棋肯定要‘挂彩’，一块钱在他们那儿意思就是一百块。老弟你是外乡人，小赌怡情就好，切莫轻易挂大彩。”老头见顾惜朝是外乡人，怕他不懂规矩，所以又好心提醒了一句。

顾惜朝连连点头表示感谢，却又笑着对老头说道：“老人家，下棋未必就要到棋社去。江湖市井往往藏龙卧虎，依我看，这大菜场里说不准就有高手呢！”

老头给他说的一愣，心里估摸这外乡人听说去棋社下棋要“挂彩”，有点怯阵了，呵呵笑道：“小老弟客气了，不过你既然这么说，咱们也不能太谦虚。要说这高手嘛，菜场里倒还真有一个半个的，今天周末，说不准呆会他能来。现在一大清早的，要不你先去吃顿饭填填肚子再说？”

顾惜朝稍作沉吟，点头道：“好！那我就去吃点饭再来。”

看到他走远了，菜农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，一个菜农对老头说道：“‘一个将’大爷，这南方人好生厉害，依我看，非你的宝贝徒弟‘六子’出马不可了。”

另一个输过棋的菜农摇头道：“我看，‘六子’也不一定就行，我在他手里可没输得这么惨过。”

这个菜农的话立即招来周围一通口水：“胡说！我们的‘六子’可是北方有名的‘彩霸’，砍过职业大师的！”

“对，就你那臭棋，人家‘六子’可是让着你都不知道。”

输棋的菜农摸着脑袋呵呵笑，倒也不再辩驳。“六子”是他们看着长大的，他确实是大菜场里所有人的骄傲。

只有老头不说话，又摸起烟袋点上一锅，吧哒吧哒地抽起来。在一闪一闪的火光里，老头两眼瞅着地面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3 神秘将军崖

“蚂蚁搬家”的效率很高，没一小时工夫，大件家具基本都运完了。现在，黎敏正指挥着他们搬运剩下那些小箱小柜。相比之下，麋飞站在一边，真没什么事可以做了。虽然忙碌，黎敏此刻的心情却非常愉快。这不只是因为今天举家搬进新居，能认识麋飞才是她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一直以来，好多人都弄不明白，麋飞这样优秀的人才为什么甘愿留在云台小学里当老师。现在谜底终于揭晓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黎敏。

今年二十一岁的黎敏，父亲是云台小学的校长。从小城的海州师范毕业后，她就直接进父亲的学校做老师了。黎敏长得不算漂亮，可是多才多艺，性格也相当温婉。是那种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惠女人。在学校里，追求她的男同事一抓一大把。黎敏却从来没正眼瞧过谁。来自异性的所有示意都被她一一回绝，直到“傻大个”麋飞的出现。

就在昨天下午，两人当着所有同事的面正式公布了恋情，这让许多追求她的男同事听后伤心欲绝。如果是别人喜欢上黎敏，大家可能还不会死心。然而这人偏偏是麋飞。有些人由于承受不了这种打击，花钱买醉就成了那个晚上唯一能做的事。

看到“傻大个”在屋门口呆头呆脑地左顾右盼，黎敏乐得不行。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，悄悄走到麋飞身边替他擦汗，麋飞脸一下子红了。虽然两人现在的关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但当众这么亲热还是让他感到很不好

意思。

黎敏却是很大方，她小鸟依人般偎在他身边，心里幸福的简直要淌出蜜来。

麋飞有一米八八的身高，肩膀宽得像门板。一头乌黑浓密的短发，粗眉大眼，嘴唇厚厚的，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又厚道又老实的男人。让黎敏引以为傲的是，男友麋飞并非像一般的老实男人那样木讷无用。

相反，即使在整个小城，“傻大个”如今都不折不扣的算是个名人了。来到云台小学执教的这些年里，麋飞业余时间，除了跟沈浪几个好友玩玩户外，就一直孜孜不倦地对小城的云台山进行考古研究。他的足迹几乎踏遍整个南云台。为了研究那些说不出年代的古迹遗址，麋飞觉都可以不睡。

渐渐地，这些事被学校的同事们发现了。一个数学老师不务正业却研究起考古，大家觉得很好笑。起初，同事们除了暗地里嘲讽几句外，并没拿他当回事儿。大家都认为这个外表粗犷不擅言辞的男人，不光傻里傻气，也有点不合时宜。出人意料的是，黎敏的父亲黎树远知道这事以后，却异常赞赏地支持他。还把家藏的诸多关于云台山的史籍资料借给麋飞看。

麋飞也并没有辜负老校长的厚望，经过多年潜心研究，他终于写出《南云台岩画拾遗》一书。在这本书里，麋飞不但公布出许多崭新的研究成果，还以充分翔实的论据，成功把国内某考古学泰斗论断的云台山马头咀岩画形成年代，向前推进了七百年。这本著作震惊了整个考古界。许多著名学者对麋飞的学术水平赞不绝口。

此后，麋飞又连续发表多篇重量级的学术论文。每一篇都像重磅炸弹，一次又一次的震动着考古领域。渐渐地，国内一些高等学府开始认识到这位草根学者的分量。争相请他前去讲学。连省城的文博馆也向他抛来橄榄枝。聘请他去担任文化研究员。面对诸多诱惑，麋飞居然无动于衷。麋飞说云台山是一座宝藏，是他学术成果的直接来源。离开了这里，他就啥也研究不出来了。

其实只有黎敏知道，麋飞这么说只是不想离开她而已。她和麋飞同事很多年。开始的时候，两人相互并不熟悉。真正让他俩走近的，却是源自颇富戏剧性的一件“网事”。即使现在回忆起来，黎敏都会忍不住地傻笑。

那还是两年前的一个上午。黎敏下课回办公室。在和同事们打完招呼后，

她照例端杯水，上网打开小城的驴行天下论坛。那些可爱的驴子，每走完一些地方，总会发回相关的图片和文字。阅读它们，成了黎敏每天课间最惬意的享受。她甚至觉得自己不用出门，只看看这些图文并茂的帖子，就等于把那么多的地方都游过了。

就在这天上午，黎敏打开论坛，却发现了一个标题很奇怪的帖子——“十万火急！跪求云台山将军崖的具体方位！”发帖者名叫神力飞猪。这个询问帖难住了所有驴友。将军崖？大家听都没听过。

黎敏看到这个帖子，禁不住扑哧一笑。凭感觉，她甚至能勾勒出网络背后，那个发帖者憨厚而肥胖的形象。看到众多资深驴友都不知道将军崖，可爱的飞猪十分着急。黎敏终于忍不住小小卖弄了一下。她新注册了一个网名，叫做“村姑”。

村姑回帖告诉神力飞猪。将军崖是云台山的古迹名。如今是否存在都很难说。如果没有被岁月磨灭的话，它的位置大概就在北云台偏东南四十五公里的地方。

黎敏没想到，自己的这个回复，在论坛引发了相当大的轰动。因为北云台是小城所有驴友心目中的圣地，由于它的神秘凶险，至今没有人能够登上那片土地。大家都对“村姑”非常好奇，纷纷发帖向她询问将军崖的资料来源。黎敏意识到事态严重，于是从此保持沉默。

这一下更热闹了。论坛上骂声四起，大家都在指责村姑虎头蛇尾，缺乏户外精神。有人开始猜测村姑究竟是何方神圣。不久，一名披着“马甲”的驴友煞有介事的宣称，他已通过人肉搜索，弄清了“村姑”的真实身份。村姑就是小城户外的奇女子“疏影清风”！她去年今日在北云台一千八百多米的高峰上，孤身扎营，风流一夜！

谣言当然很快就被捅破，因为已经有更心急的驴友，通过网络管理员，查出黎敏的电脑IP地址。当天就把电话给打过去了。

关于这次事件，黎敏最后在论坛上发帖沉痛道歉。声称自己一时心血来潮，信口开和地捏造方向。事实上她根本就不知道将军崖在哪，对于那个纯属玩笑的回帖，她深表遗憾。

论坛再次骂声四起，大家纷纷声讨这种不负责任的回复。指责村姑给广大

驴友带来巨大的情感欺骗。当一些驴友还沉浸在难得一次的谩骂中时，有些清醒的驴友却又把矛头指向了神力飞猪。村姑哗众取宠捏造个方向也就罢了，飞猪是怎样知道将军崖这个名称的呢？难道他也是吃饱了撑的上来逗大家玩的吗？

于是有人再次通过网络管理员，察探神力飞猪的底细。让人失望的是，飞猪的网络水平明显和村姑不在一个档次。他用的国外代理服务器，隐藏了所有上网痕迹。飞猪从此没有在论坛上露过面。那些骂声也只好渐渐平息下去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将军崖的帖子终于成为论坛的一段悬案，渐渐地被大家遗忘了。

然而只有黎敏知道，神力飞猪并没有真的消失。就在她发帖不久，飞猪就通过论坛资料查得黎敏的QQ，并加她为好友。起初，黎敏不想再搭理飞猪了。因为那个将军崖事件，她被父亲黎树远狠狠训了一顿。黎敏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才知道将军崖的。

那一次，学校原本准备分房。她和父亲黎树远收拾东西准备搬家时，黎树远从床底郑重地拿出一个红木雕花小匣。黎敏长这么大还从来不知道家里有这么个物件。看那红木匣造型古朴，光泽浑厚沉郁，好像年代十分久远的样子。黎敏一眼就喜欢上了。她兴奋地拿过来把玩，父亲黎树远本想阻止，最终却只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。

打开那个匣子，黎敏发现里面有一张质地沉旧的羊皮纸，还有薄如蝉翼的半块丝绢。在深深泛黄的羊皮纸上，用朱笔圈点标记着一条路径，随着纸张的残缺破损，这条路时隐时现。将军崖就是这条路线的终点，也是整张纸上最醒目的名称了。标记它方位的小字也非常清晰可辨。所以，黎敏对将军崖的印象特别深。

至于那半块丝绢更是奇特，黎敏手中拿的明显是左半部分。失去了半边身子的人体穴位图，是这块丝绢的主要图案。此外就是人体上方，用明黄色丝线刺绣的两个繁体草字。第一个字是“盖”。由于丝绢缺了一半，第二个字并不完整。黎敏联系第一个字看了半天，才依稀认出那好像是个“马”字——盖马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马的后面又会写着什么呢？黎敏看得莫名其妙。

父亲黎树远说，这是一张标示着云台山某处古迹的地图。问起它的来历，黎树远却只是摇头。最后，老校长郑重地对黎敏说：“敏敏，图和丝绢都是祖